

家乡阵阵槐花香

我的家在山西的一个小县城，虽没有大城市的灯红酒绿、车水马龙、熙攘人群，以及色彩斑斓的夜景，却是温暖而有趣的。

我家靠近黄河，骑车去黄河滩，只消半小时。这母亲河孕育了大片槐树林，所以，春天，串串娇羞的槐花透露出第一缕芬芳，就是提醒人们——槐花的季节又到了。我也不例外，迫不及待地穿上休闲服，蹬上运动鞋，戴上棒球帽，在车筐里塞上几个布袋子，背上挤满食物和水的双肩包，和爸爸妈妈一起，骑上单车，沐着和煦春风，向黄河滩进发！

一路上，放眼望去，滚滚麦浪画出柔和的波浪线。油菜花金灿灿的，可谓“迷人眼”。棉花、辣椒苗懒懒地伸着腰。路旁柳树则急着炫耀她纤细的腰肢，柳叶儿还是柠檬黄加点草绿的那种极嫩的鹅黄，枝儿则如美女的秀发，随风舞蹈。古朴的窑洞被几根木栅栏护住，偶尔可见几只羊拴在其上，低着头，乖乖享受清晨肥草。沿着小路，瓦房、果园尽收眼底；花香、泥土香沁人心脾。

追着春天脚步，我们来到槐树林。那是一片很老的槐树林了，树干像老人枯瘦的手指，布满沟壑、皱纹。但却苍劲有力，奋力托起圣洁的花儿。你一嗅，不由“哇”一声，“可真香啊！”我时常惊奇于老槐树何以有这么大的力气托起这满树的花，每天必得直直地站着，从来不能得到休息，不累吗？或许这就是母亲的本能，正如缆车事故中高举孩子的母亲，拼尽最后一丝气力，也定要完成这庄严的“一举”。我还会惊奇于这小小的花，何以爆发出如此大的能量，孕育出能填满

世界的香？又何以企图用几片单薄的瓣包住满肚清香？许是最终包不住了，花瓣“噗嗤”一声被撑开，香才逃出来了吧。

开始钩槐花了，我和妈妈要么摘低处的花，要么用套上小镰刀的树枝敲打高枝，最后将散落满地的花枝捡拾、去枝、装袋。爸爸则会爬上树采摘。阵阵清香中，不知不觉，我们就收获颇丰。这时，拿出格子布在地上一铺，再将早已准备好的食品掏出一——油酥饼、黄瓜、西红柿、鸡爪、鸡胗，还有各种小零食，如：花生米、锅巴、面包、火腿。坐下，脚下是落花，身边是老树。阳光从树枝缝间漏下，斑斑驳驳，零零星星地洒在身上，却也十分暖和。在这里享用一餐，即使简单，也别有意蕴，感到好香、好饱、好开心。

满载而归后，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蒸槐花了。只要将槐花洗净，裹上层面粉，放在锅里一蒸，哈哈，香喷喷、甜丝丝的蒸槐花就大功告成！一定要配上蒜辣椒才更美味。将蒜捣碎，撒上一层辣椒面儿，再加半勺盐，用刚烧好的热油一淋，只听“嘶”的一声，香味立即溢出。

我的家乡还有许多有趣事儿呢！我爱家乡，因为不论何时，她总会用温暖臂膀将我紧紧相拥，毫不吝啬地将快乐塞满我胸腔。还因为，那里有两个最宠我、爱我的人，我对家乡的爱必定会到地老天荒！

家乡链接>>>

我的家乡是山西省运城市。老陈醋和汾酒是特色，此外还有稷山的大枣和麻花、闻喜的煮饼、运城的名耀糕点是特产。

——杨帆(上海海事大学)

征稿启事

从地貌美食到人文风情，用心书写你的家乡。本启事长期有效！

要求：在主文章后面附上对家乡的简短介绍，包括地名、特色等内容。主文章字数在600以上，基调不限，体裁自拟。附上的简短介绍字数在400以下。一经刊用，稿酬从优。

注：所有来稿一律注明要投稿的报纸版面+主题(例如：畅聊吧+雷剧吐槽)+个人信息：姓名、地址(寝室具体到楼栋号和寝室门牌号)、电话、邮箱等。为防止联系不上作者以及漏寄稿费，请广大读者务必注意以上事项。

来稿请寄：ourhudongban@sina.com

家乡的树

家乡是树的世界。

老家的林坡、沟坎、山梁，长满了柏树、楠木、枞树、桦柳、檀树、青木、泡桐、马桑、青冈等等。

家乡的树，就像少女的头发，青青的，幽幽的。没有了它，家乡就成了秃子、癞子，难看死了。

家乡的树，长得随意，有的弯，有的直，有的斜着，有的横着，甚至在滴水岩，还有一株倒长树，它的根在上，悬在伸出的岩石下方，然后树干向下。这树，成了我们黑水的一大景观。

在桐子弯的山顶上，长着一株红豆子树，笔挺的躯干，很难见到它的叶子，所以它成了村庄的标志，老远就能看见它。小时撵路，跟大人去赶场，回来时大人说，看到了吗？走到那棵树下，就快到家了。可是，乡村曲曲折折的山路，总比我的脚板长呵，很多次，走得我泪水汪汪，还没有走到树下。

1976年，多灾多难的岁月，那树竟在几个伟人去世之后，枯了，一夜间失去了生命。大家惊讶，从此，我们黑水再无红豆子树。那道山梁，只长草，不长树了。

柏树是正料，因为它结实，沉重，打家具最好。但是柏树呢，难得长直，一般都是弯的，所以有句俗话说叫：哪家坟地没有弯弯木。弯弯木，指的就是柏树。柏树长到碗口粗，已算大的了，人们迫不及待地砍，打床，打板凳，打柜子，打桌子什么的。如果女儿出嫁，有一套柏木家具作陪嫁，那是特有面子的事。可惜，贫困年代，出嫁女儿有陪嫁的极少，顶多几床铺盖。

枞树木质稍逊，但长得直，尤其难得的是，枞树林常长菌，叫枞树菌，脚白，朵黄，细碎，但多，往往发现一片，就能捡到半筐。枞树

菌一般做汤，喷香。枞树果，捡来晒干，是特好的发火柴。

泡桐树，一年能长出好几米高，发出很多的桤巴，可是，水分太重，作柴都不是好柴。它唯一的优点是肥大叶子，有时我们去放牛，或割猪草，太阳毒，没有草帽，就摘一张泡桐叶顶在头上，便有了一片绿荫。

15岁进县城读高中，发现县城的街上全是泡桐，一问才知道叫法国梧桐，叶子根本没有家乡的泡桐叶大。我不明白为啥城里人不种本地的泡桐树呢？那可是遮阳隔雨，制氧挡尘的好树呵。也许，法国梧桐是引进的洋树，要尊贵些吧。

栽下梧桐树，引来金凤凰，可惜老家栽的是泡桐，虽然它是梧桐的一种，但引不来金凤凰。

家乡的树，还有许多是果树。

比如柿子树，长在林中，无人看，无人管。恰恰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喜欢的树，到了秋末，野柿子饱了我们的口福。不过大人说不能吃多了生柿子，会肚子疼。可在饥饿的年代，管不了那么多，常常吃到打嗝为止。

板栗树，皮难看，长得枝多节疤多，到了秋天，栗子包被胀裂了，我们就在树下捡板栗，然后用火烧，好香。但不能上树去摘，除非这株树没有主人。

有种叫金蛋子的树，矮得最多半尺高，结的果，比柿子小，和李子差不多大，黄亮亮的，特甜。可惜这野果子太少，只能在山上碰运气，这种树，现在成了盆景，特值钱的。

家乡的树，是我童年的玩伴。

家乡的树，是我美好的记忆。

虽然，我在千万里之外，但家乡的树，一样在梦中，为我遮风挡雨。

家乡链接>>>

我的故乡黑水，位于川西平原的边缘，离成都市约三百里。

那儿半山半水，一条幽幽的小河，四季不干。水清澈，石子斑斓。有鱼有虾有蟹，它们是我童年的玩伴。

那儿的树，都不高大，既能作料，也能作柴。我童年时砍柴，多砍马桑、青冈、檀木和刺槐。

物产丰富，有玉米、小麦、大米，这些是主粮。还出产一些现在极少见的植物，比如大麦，它的穗比小麦长，产量却低得多。优点是比小麦成熟得早，在春荒时，能早吃到新粮。

黑水方言，到了成都，很少人能听懂。虽然同为四川话，但它的很多音，没有“a”音节，说起来怪怪的，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。

住川架房，用甑子蒸饭，用的家具，大部分是木器，小部分是竹器。

女孩子十七八出嫁，陪奁就是铺盖，最多的有十几床。“三转一响”，那是梦想。

人死了，没有悼词，而是用一种叫“家祭”的，类似于唱词的东西，诉说一生的功绩。

那时候，出行全靠脚走，运输肩挑背扛。有一种独轮车，本地叫鸡公车，可以运三四百斤的货。

这就是我的故乡黑水。

——马卫

